

##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與情 俠骨蕩氣迴腸，柔情千折百轉

金庸筆下的「俠」既不是舊時代的任俠，亦不似杜光庭〈虬髯客傳〉或者魏禧〈大鐵椎傳〉的主角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。金庸的俠都是名滿天下，受人景仰，更將「男女青年的戀愛」盡情發揮，令這些武林中的俠客都是俠骨柔情，有血有肉。小說中的情，雖然發生在古代，但是女角多敢愛敢恨，如《笑傲江湖》的任盈盈、《倚天屠龍記》的趙敏更是採取主動，活脫是二十世紀中國新女性的寫照。

文字／潘國森 香港作家

金庸在《俠客行》的附錄中指出：「〈虬髯客傳〉……或者可以說是我國武俠小說的鼻祖。……有歷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歷史；有男女青年的戀愛；男的是豪傑，而女的是美人……」這一段文字是搞「金學研究」必讀的重要資料。金庸武俠小說除了描寫武藝高的「俠」之外，還有大量感人肺腑、蕩氣迴腸的「情」，且以男女青年的戀愛為主。男主角方面連武功不高的蘇普（《白馬嘯西風》）和范蠡（《越女劍》）也是豪傑。女主角則只有《飛狐外傳》的程靈素沒有世俗的美，其餘都是美人。

### 俠義名高，深情亦然

金庸為他自己筆下的俠重新定義，這事交給朱子柳在第三次華山論劍講：「當今天下豪傑，提到郭兄時都稱『郭大俠』而不名。他數十年來苦守襄陽，保境安民，如此任俠，決非古時朱家、郭解輩逞一時之勇所能及。我說稱他為『北俠』，自當人人心服。」（見《神鵰俠侶》第四十回〈華山之顛〉）。除了郭大俠之外，唯有「神鵰俠」楊過可與比肩，金庸評價他們為「兩位當世大俠」（見《神鵰俠侶》第三十九回〈大戰襄陽〉），然而楊過始終要遜了郭伯伯一籌，所以當郭伯伯攜他手入襄陽城受軍民歡呼迎接時，想到自己少年時的狂妄，「不由得汗流浹背，暗自心驚」，因此金庸安排他先前不敢受「神鵰大俠」之譽，實在饒有深意。

金庸筆下的「俠」既不是舊時代的任俠，亦不似杜光庭〈虬髯客傳〉或者魏禧〈大鐵椎傳〉的主角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。金庸的俠都是名滿天下，受人景仰，更將「男女青年的戀愛」盡情發揮，令這些武林中的俠客都是俠骨柔情，有血有肉。小說中的情，雖然發生在古代，但是女角多敢愛敢恨，如《笑傲江湖》的任盈盈、《倚天屠龍記》的趙敏更是採取主動，活脫是二十世紀中國新女性的寫照。

### 金庸筆下多元的「俠」「情」書寫

《射鵰三部曲》的主角之中，郭楊兩位大俠對於「情」抓得很緊，不似郭大俠的義弟、楊大俠的父親楊康那樣搖擺不定。不過兩位大俠仍有差別，郭大俠會為了忠呀、義呀那些原則而犧牲「情」，隨時準備犧牲最愛的人；楊大俠大部分時間都把對姑姑師父龍兒的愛情放在第一位，只有在郭伯伯的影響下才會偶然將俠凌駕於情之上。所以楊大俠的俠義行為主要發生在與龍兒分開的十六年之內。張無忌則比較沒有主見，對於情也並不專一，心目中的理想是四個女朋友都「通吃」，人物性情就比起郭楊兩位大俠更貼近現實世界中大部分的男性，至於他的俠義行為都被明教教主和後來武林盟主的地位蓋過了。

金庸說過不想重覆，所以他筆下男主角面對俠和情的交互作用時，每次都有新意。《天龍八部》三兄弟之中，以最堅強的蕭大哥最不需要兒女之情，對阿朱的憐愛也是在那個環境之下必然的選擇，他是金庸六部長篇之中，最能承受情場挫折的第一人，他不會像楊過那樣

殉情。虛竹的福報很好，「事業愛情」兩皆得意，可以說是「富貴迫人來」，俠與情之間並無任何衝突。三弟段譽則是英雄氣短、兒女情長，爲了王姑娘可以連命也不要。原本他福報與二哥各有千秋，但現在新三版改了結局，欲是斷了（鄭萬禾先生認爲段譽即是「斷欲」），不過人物性情就變得前後不符，難以置評。

### 融合俠與情的令狐冲

韋小寶橫看豎看也不似俠，即使「講義氣」也經常出術作弊，他的情含有最多的佔有慾，在俠（只是義氣）與情之間，他必然會按著自己的「心情」行事，俠與情都可以不要，所以他可以說出拋下七個妻子不顧離家出走的話！

令狐冲是金庸筆下唯一給人「橫刀奪愛」的主角，但是愛情其實並沒有佔據他人生中太多的空間，他不似楊過、段譽那樣一天到晚都想著愛人，就是看著小師妹與林師弟如膠如漆，仍然熱愛生命。面對岳丈大人任我行的壓迫時，以正道行事，寧爲玉碎，不作瓦全，俠與情都分毫無損。再加上令狐大俠（那是後代少林派澄觀老師姪的讚語）曾經在情場失意，讀者可能更喜歡幫助「弱者」，令狐冲的俠與情融和在一起，似乎是金庸筆下唯一沒有給讀者惡評的男主角。

—全文轉載自 2006 年 12 月號《PAR 表演藝術》雜誌